

“我们须让后人明白，自己从哪来里，又要往何处去” 九十笔耕正当年，他为后代留下一部部海岛史志

□ 通讯员 自在



周荣耿

退休后致力于研究地方文史

“这个年纪，身体不允许您那样拼了。”我劝周老。

老人摩挲着书页笑了：“抢救史料和抢救病人一样，都是与时间赛跑。病房停的是心跳，历史断的是文脉啊。”

“年岁不饶人，还是悠着点吧。”

“不碍事，时间浪费不起呢。”

在外人眼中，虾峙岛只是渔业重镇，缺少文化底蕴，这一看法，深深刺痛着周老。2011年，他结束返聘时，年届75岁。这个年龄是该享清福了，他却盯着褪色的鱼汛地图，突然灵机一动，便转身研究地方史，欲把虾峙“文化沙漠”的帽子甩进东海。

老伴劝他：“你这把年纪，还指望当啥作家？”

周老莞尔一笑：“我写作起步是晚了点，过去工作忙，一没时间，二没心情，也没想过当作家。现退休了，时间有了，头脑也清醒，不找点事做，心里像退潮后的滩涂空落落。再说，记录时代变迁，做好‘乡村记忆工程’，是一件有意义的事。”旁人劝没用，他决定从头再来。

一个人奔走调研，写出一本乡镇志

周老1936年出生在虾峙岛，当过渔民、乡村文书、区供销社主任、企业董事长。若论文凭，他初中都未读完，纵使悉心投入写作，都不一定成功。然而，目标确立后，他就开始了狂热的写作追求，一头钻进图书馆、档案馆，翻阅上千万字的资料，四处奔波采访，像一位淘宝人，打捞岁月的沉珠，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写作上。

每当街灯阑珊、阒寂无人时，他书房间的灯光却依然明亮，十几年如一日，写作几乎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，除夕、正月初一也不例外。他还告诉我，自己已20多年没看电视了。有几次，他竟越写越兴奋，直到东边的窗户照进一缕霞光，他才沉沉睡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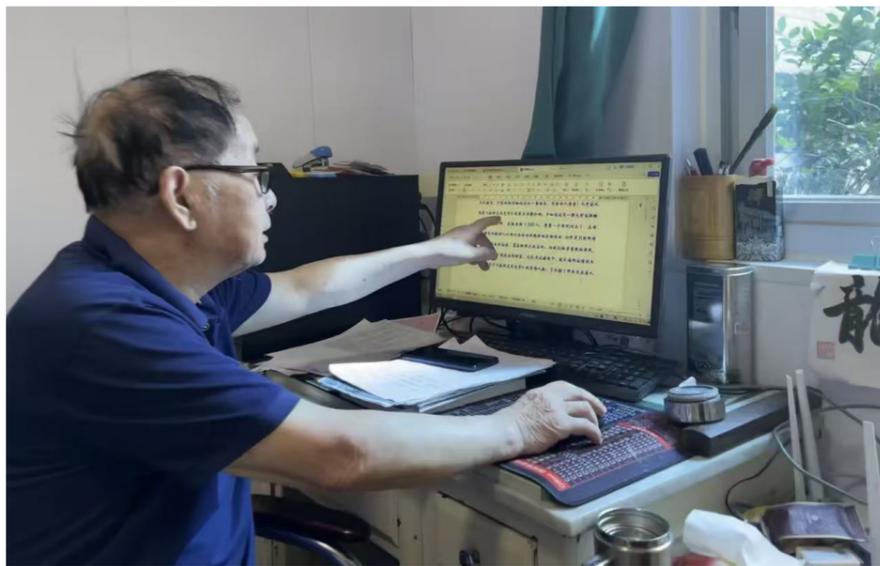
周老写当地历史掌故、文史回忆，起初稿子写了不少，却屡遭退稿，还遭人讥笑，但他没有气馁。不久，文章便在一些报刊杂志上陆续发表。2014年，一本20万字的《虾峙岛历史拾遗》出版。他的书，宛如为虾峙人打捞起沉没的“第一桶金”。

之后，镇政府拟编写《虾峙镇志》，在遴

今年11月30日，周荣耿老先生把近期出版的《虾峙大岙村志》赠予我，这是他撰写出版的第7部著作。我捧读这本近50万字沉甸甸的专著，对这位年届九旬仍笔耕不辍的老先生心生敬意。

这些年来，他专注于研究发掘虾峙岛历史文化，宛如一位拼命三郎。记得2024年9月，这位老人为赶写一篇稿子，连续伏案几个小时，起身下楼时，恍惚看见稿纸里有浪涌卷来，他一脚踩空，从自家二楼台阶跌落……

我去探望时，他刚脱离危险，颈脖还托着固定支架，躺在病榻上，正在校对《中华海鹰》样书，他几乎用颤抖语调絮说着这部书。



选合适的编著人员时，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周荣耿。

周老接到镇里邀请后，一口应承下来。但老伴却不乐意了，她沉默良久，拿出他平时住院的小结等，重重搁在书桌上：“这几年，你院住得还少吗，不要命了？”他却笑着说：“为家乡做点事，是我的责任。”

老伴喟然一叹：“现在科技发达，谁还看这些老掉牙的故事？”

“呃，这是文化传承。谚语云：浙江渔业看舟山，舟山渔业看普陀，普陀渔业看虾峙。这是虾峙人的荣光，但年轻人已分不清舢板与机帆船的年代差，集体记忆将在第三代消亡，因此，我们须让后人明白，自己从哪来里，又要往何处去，根不能忘啊。”

一个人写一本乡镇志，确非易事。通常编著这类近百万字的书，需一个班人马耗时十年八年才能完成，而他却没有助手，事必躬亲。为核实1959年4月11日江苏吕泗洋海难有关史料，他辗转档案馆，起早贪黑抄录有关资料，且不顾年迈体弱，冒着酷暑，挨家挨户核对。

笔耕不辍，推出一部部“渔村史志”

时隔三年半，当96万字的《虾峙镇志》出版后，令许多读者叹服。有史志办专家惊呼：该书史料翔实，内容丰富，对于保存地方记忆、凝聚乡情、传承文脉有独特价值。不少内容填补了地方史料的空白，被舟山市图书馆等单位收藏。一位年轻渔民对他老伴说：“周老伯的书，让我们知道了爷爷辈念叨的冬至带鱼汛，竟是这么壮阔的史诗。”她听后，两眼笑成一条线，改变了原来的看法。

获老伴支持，周老进入了写作黄金期，《黄石村史话》《虾峙大岙李氏族谱》《台湾爱国学子周自强》等书，一部接一部推出，每部都几十万字，这些“渔村史志”，真实、接地气、感人，堪称海岛渔民史诗、“百科全书”。

2022年，他为原全国人大代表、舟山群众远洋渔业带头人李科平撰写传记。李科平是我国北太平洋鱿钓群众性渔业的开拓者。写传记，不像写小说可以虚构，它需

要大量第一手资料。他坐公交车，一次次外出、上渔船，采访老渔民，到处挖素材，那本磨破边的笔记本，海风一吹就哗哗作响。因年老耳背，对方话说轻了，他听不清。一位老渔民不解：您劳碌一辈子，该含饴弄孙，安享晚年，搞得那么辛苦干啥？

周老却说：“那些都不是我想要的。我想到李科平在北太鱿钓，昼夜瞪着双眼似乎要将海底看穿，双眼布满血丝还誓不罢休。而且因后勤补给跟不上，连续几个月，仅靠钓到的零星鱿鱼当饭吃，大家一见鱿鱼就烧心、呕吐，受尽折磨，却咬牙坚持到底，最终获得了丰收，轰动渔业界，成为中国北太远鱿钓群众性渔业第一人，使大批渔民转产转业、共同富裕。他的这种拼搏精神感动了我。”

打开渔乡百年文化密码的钥匙

2024年底，周荣耿的又一部长篇传记《中华海鹰》出版了。这对于一位耄耋老人来说，背后需要付出多少毅力和心血啊。

哈工大教授蒋世钧读完这部作品后说：“此书的价值早已超越个人传记范畴，它是海洋强国之路的微观样本，是普陀渔民的立体浮雕，更是代际精神传递的文化信物。当我们翻阅这部沉甸甸的作品时，触摸到的不仅是纸张的重量，更是一个时代跋涉者留给未来的精神财富。”

而虾峙岛新一代渔民却用周老的著作制作短视频。让那些文化瑰宝活起来，亮起来，红起来。

我问他，您这把年纪为何还如此拼搏？周老呵呵地笑道：“现在生活过得好，人也普遍长寿了，九旬还算年轻，只要身体无碍，我会一直写下去。”

前不久，宁波渔文化促进会副会长何其茂一行慕名来舟山采访周老，寻觅渔乡百年文化的密码。还有复旦大学水产研究所教授以及杭州等地有关专家，纷纷专程前来采访这位海岛“活档案”，查找有关素材。

近日，老先生告诉我，他身体康复后，又开始忙碌了，现正着手撰写一部关于吕泗洋海难的长篇纪实文学，暂名《海殇》。

周老的韧劲，乃吾辈楷模。



照片由受访者提供